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阿七

唐 釋 道 宣 撰

明律上

正傳十五人
附見十二人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鄴下大覺寺釋惠光傳三

阿七
道雲道暉
馮居士

鄴東大衍寺釋雲隱傳四

洪理
道樂

陳揚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楊都奉誠寺大律師智文傳六

隋并州大興國寺釋法願傳七

道龕
道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蔣州奉誠寺釋道成傳九

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十

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

道洪洪法
勝洪淵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傳十二

法海藏
銷

唐始州香林寺釋惠主傳十三

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益州龍居寺釋惠說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

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

第一四九冊

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鄉貧
無衣食乞匄自資心性柔輒勞苦非慮晚從
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召命家語其折中
者數過二百自稱公歿後獨步京邑中歲廢
業頗失鳴緒後復綴講衆重殷矣帝謂律教
乃是像運攸憑學慧階漸治身滅罪之要三
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闕如閉目夜行常懼蹈
諸坑塹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
超律學之秀勅爲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
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

覽餘隙遍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爲一十四卷
號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
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
解於平等殿勅超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成規
以衆通道俗恐陷於愆目但畧舉綱要宣示
宏旨三旬將滿文言便竟所以導揚祕部弘
悟當機遂得四衆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
卒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勅疏
慰并令有司葬鍾山開善寺墓
釋道禪交趾人早出世綱立性方嚴修身守

戒冰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其克己而重其
駕行仙洲山寺舊多虎害禪往居之此災遂
遠聞齊竟陵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
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傳
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叅勝集造奉真筌乃以

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授
衆部偏以十誦知名經畧道化僧尼信奉故
有稜威振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彩
都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衆不
盈百兼樂滅覺觀亟留幽谷動踰宵景方尋

顧步加復蔬食弊衣華無布口有濟芳美者
便隨給貧病知足之富豈得過焉末居于寺
舍屏迹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爲憂
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山寺春
秋七十矣

釋惠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也年十三隨父
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
異其眼光外射如燄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
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覽文曾若昔習旁通
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譎詭態出新奇變

動物情時談逸口至于夏末度而出家所習經誥便爲人說辭旣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之聖沙彌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爲掌之尋用復盡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誥教誠敬而異焉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美其遠度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源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先是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

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行畧周常聞言不通華登戒便阻乃徃本鄉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聞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流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義須廣周羣部乃從辯公叅學經論聽說之美聲颺趙郡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患爲心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所聞兼以意量叅互銷釋陀以他日密觀

丈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爲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會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至後合翻事在別傳阿七光時預霑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綱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畧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衆師奉爲宗轄矣司徒高僧僕射高隆

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常遇亢旱衆以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香請雨尋即流霑原隰民皆利之又爾朱氏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屯塞以命直往語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在言旣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爲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爲國統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旣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乃終相因斯乖

愈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卜
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
大見天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卒自
先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帖
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除便穢誓以報
盡為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
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弘匠於世則以
道安為言初緇素華風廣位聲教則惠光抑
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
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

引之以為義節并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
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章仁
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
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令專弘律部
造疏九卷為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衍彌遠加
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
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俊岸不守
方隅畧雲所製以為七卷聞以意會捷度推
焉故謗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
是也並存亡失緒嘉績莫尋可為悲哉時光

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投選行解入室唯九有儒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旁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國私自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矚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遣滯爲先即坐盡虔傷聞其晚頓足稽顙畢命歸依然其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爲有本偏所長驅每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病立治信者銜泣故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

長覓短聽經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過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持須分疎勿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即瞋他常須看心自己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味喪我何由有樂此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常爲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私寫其言者世號捧心論焉亦有懷本於曾逢境

終忘者無勤勵故耳袞在光門低頭斂氣常供厨隸日營飯粥奉僧既了盪滌凝澱溫煮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纔動粥便已熟無問陰晴此事常爾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稠人廣衆率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也少厭塵俗早遊佛寺崇奉誠約誦習羣經凡三十萬言日夜通准

以爲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彌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遂爲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起步京鄴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爲之造寺延住供給末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爲造大衍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律宗明畧唯有隱樂其爲世重如此而隱性

樂獨遊不畜子弟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
恒隨誠均鳥翼顧旋身轉取譬象迴通律持
律時唯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
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
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架詞彩嚴正預
在論擊罕不喪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秘後爲
沙門智首開散詞義雅張綱目合成四卷所
在咸誦云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橫子史
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數論時宗並經

陶述而威嚴羣小不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
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
征鄙倍弦韋所詰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
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爲要乃從諸講
席專師十誦功績旣著學觀斯張自爾恒當
元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爲隣使夫五
衆揖其風猷七貴從其津濟瑗有之矣常徒
講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者夏
未滿五皆叅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
仍勅瑗公總知監檢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

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旣蒙恩詔通
誨國僧四遠被徵萬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
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于斯
時也京邑屯開行誦相誼國供豐華學人無
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
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
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榮慰以瑗爲
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許之而
栖託不競閉房自檢非夫衆集不忘經行慶
弔齋會了無通預山泉林竹見便忘返每上

阿七

八

鍾阜諸寺修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
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垌同遊
故苑瑗題樹爲詩曰丹陽松葉少白水黍苗
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民歌春蹊度短葛秋
浦沒長莎麋鹿自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
野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
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颺慘
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葵猶帶井池竹下侵荷
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瑗以太建年中卒
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疫將現便告衆

曰生死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免
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分有冥
功彼我齊修用爲來習不爾與世沉浮未成
通濟幸諸梵行同思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
教言訖端坐如定欬然已逝道俗悲涼歎其
神志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爲立白
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
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間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院韜女也懷
文之始夢覩梵僧把松枝而授曰爾後誕男

阿七

九

與爲麀尾及文生也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
寶田智成以爲師傳既受具後專構玄津以
戒足分爲五乘律檢開成七衆豈止通衢生
死亦乃組轡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值奉
誠僧辯威德冠衆解行高物外傳業之威獨
步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
後歸彖下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
年靈味瓦官諸寺啓勅請文於光業寺首開
律藏陳郡殷鈞爲之檀越故使相趨常聽二
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下復光嶺

表時僧宗法准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
真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
俗信心於斯風革酒家毀其竿器漁者焚其
罟網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馭寓江海清
晏講授門徒彌繁季代宣帝命旅剋有淮淝
一戰不功千金日喪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
深護正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
文廢滅三寶君子爲國必在禮義豈宜以勝
上福田爲胥下之役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
罪尤深有勅許焉事即停寢爾後凡所詳奏

莫非允愜理衆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
江總踵道造房無爽旬月是知學而有祿德
必有隣法位宜昇衆望悅矣大隋革運別降
綸言旣屏僧司憲章律府大軍之後荆棘攸
生十濫六羣滋彰江表文又案法澄剪尋得
無聲深可謂少壯免白髮之妖穉^{阿七}芳絕青田^十
之叢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罕
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衍祇敬倍常躬携妻
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敷律題抑揚剖析
有克拔之姿聽侶千餘罔不嗟伏以開皇十

九年二月二十日遷神于寺房春秋九十有一即窆寺之南山東麓與辯律師墓相望自丈之據道也器宇剛物風範肅人戒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析章句詞省義富衆家修撰罕有出其右者又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葺治惟新舊址講十誦八十五徧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徧金光遺教等各有差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兩卷門人傳貴以爲口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講者則實定惠時惠獻智昇

惠覺等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及於東安寺講塵尾纔振兩峯俱落深怪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人乃曰斯吉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矣志名解最優太尉晉王家僧禮異以仁壽之歲志爲樹碑寺內慧日道場釋法論爲文

慧與語終朝深通志便因攝而剃落日賜幽
奧橫厲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
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仰蹤波離專
經律部網羅佛法舟逕僧猷自東夏所傳四
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
徒雲舉法正一部各競前驅雲公創叙綱模
暉上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旦孤映羣篇挫
拉言前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衆皆杜詞
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
也時以其愷悌罕敵號之爲律虎焉至於斷

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議攸歸廼下
勅召爲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
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煩登網管善御大衆
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
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
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唯四分一本十卷是
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
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
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遶於願塔致
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

餘猶鋪疏旨摘示諸側隱時又有沙門道龕
資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
持晚秀爲時人歎美而素尚競肅遵若文宗
纔有違忤即不參隸故說戒序引有言唱白
之者既無正制號爲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
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
令也太爲剋削未是倫通至今此郡猶多滯
結云

阿七

十三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未登學
志慕清遠依隨和尚穎律師而出家焉藏承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遵出要善達持犯僧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
度論講解無遺妙尚冲虛兼崇綱務時屬周
初佛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解
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
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
藏之本師素鐘華望爲太祖隋公所重道義
斯洽得喪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
狎及龍飛茲始彌結深衷禮讓崇敦光價朝
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國寺藏以朝寄
唯重佛法攸憑乃擇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

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肴密舉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趨又勅左右僕射兩日一參坐以鎮之與語而退時教網初張名德雲構皆陳聲望莫與爭雄宮闈嚴衛來往艱阻帝卒須見頻闕朝謁乃勅諸門不須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坐必同榻行必同輿經綸國務雅會天覽有時住宿即適寢殿觀賜之費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關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勅藏同行共

通聖化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爲

弟子儀貌瓌美奇姿拔衆群伍目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遊京輦受業奉誠寺大律師沙門智文十誦纔經兩徧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曇染神便悟無繁工倍聞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

畏講十誦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四十徧又講觀音一百二徧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華增暉且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饒利益弘多咸

蔬素潔己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六時虔懺三餘暇日漁獵文史欲令知無不爲也然其性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模楷罕有其儔軟語愛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牽講說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嚴寺春秋六十有八阿七大漸之際唯稱念佛支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寔於奉誠寺之南山墓誌高座寺僧惠從所作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玄風弱冠加年遂霑僧伍而貞心苦節寒暑

不虧尋師訪道夷險無變遇周齊陵亂遠涉
江臯業架金陵素氣收遠及大隋開運還歸
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
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
遊適故戒定兩藏總萃曾襟學門再敞遠近
斯赴晚貫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瓦石工匠
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
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
漉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
厭皆將送蟲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

形殘自餘締構焉難復叙而潔已自勵罕附
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
常淨舉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常澡
漱涕唾返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
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
則重被其體阿七自外道具十五僅支時要每自嗟曰
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
神何斯悞也遂誠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
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
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

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

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律部心生重敬內自惟曰出家基址其在戒乎住持萬載被子遺教諒非虛矣更辭師友遊方聽習履涉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決問罕通三夏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公開胷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後叅聽並扣其關戶渙然大明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

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堅論了無命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遵固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因盛集異學充堂導乃束暉製疏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座上往覆雲所既屬捨見來降即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正時結徒畢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沃津奧又以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

千計時爲榮大也齊主旣敬教門言承付囑
五衆有墜憲網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
早舉策授爲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諍經
久乃徹天聽無由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
喻以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由是更增
時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而非
類不交唯道同轍名儒大德見輒慕從常與
慧遠等名僧通霄造盡周平齊日隱于白鹿
巖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
衆復屯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下

勅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特蒙勞引
令住興善并十弟子四事供養十一年中又
勅與天竺僧共譯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爲
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是關內素
奉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人聽
全希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遵欲廣流法味理
任權機乃旦剖法華晚揚法正來爲聞經說
爲通律屢停炎燠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
而已迄至于今僧祇絕唱遵爲人形儀儒雅
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鐘鼓預升法位

罕有昏漠開悟之勳寔難嗣焉仁壽二年勅
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
赤二光晃發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
慶悅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祇受肇命撫育生
民遵奉聖教重興像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群
品十七感見舍利開導舍生朕已分布遠近皆起
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徧今更請大德奉送
舍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
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愚迷
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

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搜舉名解者用承上
命登又下勅三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
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
輿上旋繞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聖寺
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如車軸住于
基上邊有鳥巢樹上及光之洞明衆鳥驚散
又雨銀華委地光曜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
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華繞塔久乃方隱
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
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冊

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架讀經經有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繞塔氣蔚且薰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華在塔四角高數百文華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彩蓮華廁填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總集而觀歎未曾有矚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諸相皆止遵於京邑盛開律種名駭昔人而傳叙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弼詣僧衆聖光

徽績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七十有九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淵等並以律學著名洪據相州紹通雲胤容止沉正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丞程弘量故諸經論之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畧採爲軌躅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潛推但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淵學業遵統化被中山綱維正像有聲幽冀年代非遠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寺明四

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爲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米一升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遶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座前有一尼斂手曲敬或見飛仙及三黃雀并及雙樹麟鳳等像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晝夜朗過燈曜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諠朗具表聞

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怙然回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鐸律師本住靜法未猷煩梗南栖太和幽居養志不剃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搔索之開士也及終歿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月光照逾明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
爲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更度以經
驗師多有乖越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
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遍性若曾
聞乃問十闢無能解者刺史已下閬州白黑
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衆即
爲州內律生受菩薩戒旣爾約束以佛爲師
尚不敬天況復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
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
三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主登冠欲受具

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
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
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
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
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
神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
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苦
薩戒後有獼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
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
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

後有八人採弓村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
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
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
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
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
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
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
向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
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
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

阿七

三

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紬綾
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
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
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
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
明日食時俗人驚去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
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在尋爾午時主便
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
剛嘗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

制挺超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廢立文旨
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被寔賴斯人故能維
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索頗獲其宗
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緣
情流彩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
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
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洗
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亦多選香美保
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噉皆
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

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厲業彌峻園
蔬溉灌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
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漉具送達方還寺有
草物堪爲僧用者必拾掇鳩聚身送厨帳其
雜行紛紛誠難備舉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
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惠滿曰余其死矣而精
神不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觀其來陰
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頻以
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爾所陳殿宇
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歎然毛動及後百

日嘗有老嫗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忽被神害身死委地酒器流離斯亦嚴厲之所致也故僧侶懾其風威有涉鄙怯者皆據而悛正矣自保之據道卓秀出群一食充軀雖經疾重不變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

曾遠涉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俗器不親音樂五岳六府誓不身經理會高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再講必瓶鉢自隨肅然成風無累於教處衆而食曾無贏長殘水餘澱並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

也常遇重病每有食食餘一兩匙者停貯多日可得升許親看溫煮命淨人食之有問其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業耳傳者目驗生常景行故直筆舒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瘧寒則水淋熱則火炙渴急鹽塞其口廁則

絕其食取差斯徒衆矣

阿七

三十一

釋智詵字惠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先啓正法招賁頌德

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筋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筋而起曰寧噉屠兒食此洋銅何得噉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恢爲人克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詵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那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膂力可不敵律師百人

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脉已沉四肢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諠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軌迹不通延出癖疾意欲登劒閣廊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便略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

阿七

二十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音釋

瑗 爲春切	堦 外曰堦切	符 非切	詔 縣名切	切	甫遠	切	贏 長餘	刺也
遮 初救切	林 組總古切	稊 杜令切	慄 慄蒲庚切	慄 慄慄自強	遇 芳遇切	仆 僵也	戔 子戔切	戔 子戔切
譎 譎古穴切	織 也謂執轡如	芳 以九切	虛 庚切	嗅 貌	所 力切	歡 小帥也	水	水
詭 詐異也	泥	藟	儕 等也	坂	嬴 長嬴餘輕切	嬴 長嬴餘輕切	嬴 長嬴餘輕切	嬴 長嬴餘輕切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冊